

自脩適用

高小論說文範

卷四

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

高等小學論說文範卷四

喚醒多少
夢夢

論東三省

我國之有東三省猶川之有防也。防潰則水至東三省去。則國亡。此無可諱者也。瓊瑋條約及北京條約之割地固無論矣。試觀十年以來東三省之景象又何如耶。森林礦產路權。航業果何人經營之而把持之耶。白山黑水間一角。逐之場耳。一荆棘之叢耳。即曰不亡而去亡不能以寸。即欲諱言而欲蓋反以益彰。喧賓奪主名存實亡。川潰矣。水至矣。障之防之責果誰屬耶。新政府剏造經營於東三省之防務。無暇專顧。獨東三省人民生於斯長於斯衣食。

皮之不存
毛將焉附

於斯豈竟憇然。是故存東三省者。東三省也。亡東三省者。
亦東三省也。思之。思之。鄭重思之。有垂涎吾者。吾以堅忍。
持之。則庶乎東三省或有幸也。不然。其防一撤。吾恐全國。
且隨以俱盡也。

中國之於東三省。猶川之有防。作者就此立論。用筆復。
趨健絕倫。其各嘗膽卧薪。爭此片土。

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論

痛乎哉。孟子之言也。曰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。夫國猶室也。
仁賢猶棟也。未有棟折而室不傾者也。亦未有室傾而人
不遭殃者也。古者人君禮賢下士。有夢卜求之者。如殷宗。
設譬喻較為醒目。此段古人信任仁賢。

置其國於
磐石之安

是題之遠
的反面

再進一層
見得國之
用仁賢示
天下以大
公也

吾謂奴隸
牛馬皆自
賤也不然
揚雄有言
鴻飛冥冥
弋人何慕
焉

鼓出汁漿
愈見意味
貪官污吏

之於傳說是也。有後車載之者。如周文之於呂尚是也。彼其汲汲焉。皇皇焉。必得仁賢以輔之者。亦謂不如是國之土崩瓦解。無可倖免也。况此天位天祿。君與人共之。非得而私也。自後世以天下為其產業。於是待遇臣下。率不免。有奴隸牛馬之態。而仁賢亦遂高隱巖穴。彈琴咏風。有以自樂。視人世富貴功名。泊如也。嗚呼。人之云亡。邦國殄瘁。至於大勢已去。始欲起仁賢而任用之。亦奚及哉。今則國體雖新。時艱孔亟。亟擇仁賢以為用。猶能易危而為安。曷謂仁有愛民之心。是也。曷謂賢有保邦之術。是也。彼夫剥民以微寵。罔上以行私者。皆國家之蝥賊耳。何仁賢之足。

不殺與待

云乎。誰秉國成。請慎爾舉。錯也可。

前半迤邐寫來。詞意懇惻。入後慨當以慷。如東坡鐵板

銅琶唱大江。東去是何神勇。

建設海軍議

起得直捷

用意如轆
轤旋轉自
由妙不可
言

藉寇齎盜
豈非恨事

國之有海軍。猶人之有手足。獸之有爪牙也。我國自前清之季創設海軍。不知糜費幾何金錢。而始有所謂兵輪焉。迨至甲午一役。中日交綏不堪。一戰是亦安用。此海軍為耶。夫以少年紈袴之徒。平日不知海軍為何事。乃使之辱雜其間。並驟擢為海軍之統領。一旦聞警。未戰先潰。奚惑乎。其藉寇而齎盜也。自武昌起義。寥落之海軍。亦望風歸。

前事不忘
後事之師
日美各國
倍增海軍
經費令人
恐怖

附。今已設海軍總長以董率之。竊謂國運更新百廢待舉。
海軍非叱咤可辦。何如設學儲材。俟戰士蔚起而後樹此。
鴻遠之規也。嗟乎。各國之於海軍也。并力合謀以祝其盛。
若我仍以兒戲出之。得毋復潤敵仇之饑吻耶。夫天下事。
之不堪再壞也。審矣。

註釋

羣

音鋟。說文。羊相廁也。从羣在屋下。尸屋也。一曰相出前也。

饑

音讒。廣韻。不

康

集韻。饑也。

曉。通作

吻

音枝。說文。口

邊也。周禮冬官考工

記。梓人貌喙決吻。注。吻。口

膳也。

用筆如白雲在空。一氣卷舒。然非熟悉時事。亦曷貴此。

無病之呻吟乎。

讀孔叢子

古有人禽
今有人魚

孔叢子抗志篇曰。子思居衛。衛人釣於河。得鰥魚焉。其大盈車。子思問之。曰。鰥魚。魚之難得者也。子果何得之。對曰。吾始下釣。垂一鰥之餌。鰥過而弗視也。更以豚之半體。則吞之矣。子思喟然曰。鰥雖難得。貪以死餌。士雖懷道。貪以死祿矣。悲夫。士之醜也。夫士亦何醜。貪祿則醜耳。死祿則尤醜耳。而士之無行者。日營營焉。以求償其欲。趨趨貴顯之門。奔走形勢之途。甚而苞苴竿牘。無所不為。不饜其貪。不止一朝。事敗或罪。僅殺身或禍及宗親。人方且哀憐之。而不知其死已晚矣。何也。其貪也。其死祿也。與鰥之死餌等也。是人而魚者也。嗚呼。人而魚有釣之者矣。

幽摯之思。憤慨之辭。於此見作者志趣。

誌萬國女子參政會會長來華事

敘明來歷

提出總旨

一語破的

女子參政
之動機世
界各國已
勃發而不
可遏吾國
女子亦有
踵起者但

民國新紀元之九月。萬國女子參政會會長及荷蘭女子參政會分部長來華遊歷。抵滬濱。滬上女士。開會驩迎。洵盛舉也。聞會長演說之總旨。在女子當盡天職。其所宜注意者。不第為選舉權。尤須改良教育。盡力社會。庶無愧為女國民分部長之演說略。如之竊謂是說也。固我國女界當奉以為先河之導也。夫國體維新。男女平等。男子知參政權之可貴。則女子之要求參政權。誰曰不宜。惟是歐美女子夙受教育。凡男子能為之事。女子亦優為之。試問吾。

其如寥落
無幾何
不識不知
如何參政

歐王二家
記事文多
於末處點
明姓氏文
特仿之

國女子果皆有是程度否乎我不敢知曰吾國女子之必
難參政也我亦不敢知曰吾國女子之即能參政也但改
良教育與盡力社會二語實為女子參政之預備藉非然
者雖予以參政權恐亦未能勝任矣此余所以聞言而心
折也歟會長為誰美之嘉德夫人分部長為誰荷蘭之解
古拍斯女士也

提要鉤元言之有物至文筆之紓徐處亦與古大家相
近

論中國古代為民主政體

噴薄而出
斬盡枝葉

極懷舊之
蓄念發思
古之幽情

真正做夢

多私者亡

孟子當日
已有民權
思想

為如舜之德。宜崛起為天子者也。是故觀於舜之所居。一年成聚。二年成邑。三年成都。都君之徽號。民之所崇奉也。蓋當時實權在民。其匹夫之有德者。則尊之為諸侯。諸侯之尤有德者。則尊之為天子。以視今之民主政體。夫豈遠哉。及秦政以暴戾詐力得天下。以國為其囊中物。蠢然欲一。世。二。世。至。千。萬。世。為。帝。焉。而。君。主。專。制。之。勢。鞏。矣。然。卒。二。世。而。亡。豈。不。以。民。主。無。私。而。君。主。多。私。之。故。耶。且。夫。夏。商。周。亦。號。世。及。矣。然。當。時。民。貴。君。輕。之。大。義。孟。子。猶。侃。侃。萬。姓。為。從。違。也。所。以。三。代。之。得。天。下。其。享。年。之。永。非。後。世。

未數語飄
宕俊逸曼
憂生風

所能及也。今何時乎？今非儼然為民主政體乎？三王之治猶不屑道。吾且佇而觀今日之唐虞。

光氣熊熊不可逼視。賈生之雄東菴之橫，兼而有之。

誌德意志軍律

頓挫之筆

當西曆十七世紀時，西班牙與英吉利構釁。直布羅陀名地，見奪英人據險築礮臺，駐重兵，藉高屋建瓴之勢，以扼敵吭。西人大不利，卧薪嘗膽，輾轉謀克，復顧屢試皆無效。後數十年，乞援法蘭西，合兵為長圍攻之。英吉利鎮軍適單弱，佐以德意志客兵一小隊，人我衆寡相去不可指數，危甚。然士卒殊死守，德人亦勇悍無前，久不下圍。軍知援師。

客兵字須
着眼
短句岸峭
古勁

情葉冗然

好整以暇

至。懼更挫退。益猛撲英將。夜巡壁壘間。至一處見德兵一鵠立。司守望軍例遇統帥來。則舉槍為禮。德兵獨否。仍屹然無動。英將異而詢之。曰。汝不識吾耶。汝槍胡尚拄而弗舉。德兵改容答曰。將軍吾豈不識者。惟數分鐘前敵彈中我右手指盡落。故弗能更舉槍。英將曰。傷哉。汝創矣。然則曷為不就醫。德兵曰。吾國軍律。非受代縱傷重且死。不得離職守。英將立下騎曰。吾友今且以槍與我。吾願代汝守速就醫矣。德兵始行入營房。先呼其火伴去易主。將然後裹創旋圍解。德兵已殘廢送歸英國。其事前達於朝英王。佐治第三郊迎之。慰問備至。錫以上爵報厥忠勇君子曰。

吾目之曰
軍神
英將自不可及
何等從容

是可以覘德意志陸軍所自強矣。

全篇叙事簡嚴勁折神似史公益堅不逮也。

論偽文明

俄國文豪託爾斯泰曰。今之所謂文明科學。文明美術。文明機械。皆詐偽者也。為少數富人奢侈。不必要的生活。而虛耗大部人民之精力。至可痛也。故余深望人人為簡易之生活。勞動以食其力。嗚呼。託氏之言可思也。夫他人假文明以欺人。轉而播弄其機心。機事以隱。遂其私墮人之廉節。不顧也。毀人之行檢。不顧也。甚且。輔人之紀墟人之社種種罪惡。皆緣此而生。而彼直若行所無事也。以為莊子曰。有機心者必有機事。久假不歸。惡知其非。

有也

着眼偽字
最之物之
據在前

無恥

世界之幸福。惟文明者享之。世界之權利。惟文明者有之。
嗚呼。吾亦非惡其文明。吾正惡其偽耳。託氏灼知之。憫平。
民之疾苦。思欲揭此假面。以披露其所謂人道主義者。而
日號召之。而未知奏效之如何也。吾乃猶思重襲之耶。

註釋

韻

音答。五篇。車聲廣韻。轉也。

託爾斯泰為今世大文豪。而發揚人道主義者。其一書
出。各國咸驩迎之。文特引證其言。立一公案。而復反
覆推闡之。為吾國之口文明者。作一棒喝。

論文字之用

近日本統
一朝鮮強

其用日文
日語吾為
此懼

文境如花
放水流

出用字有
力

謐曰洋奴

吾聞留學
生有不識
丁字者為
之慨然

奸魑魅魍
如禹鼎鑄

文字滅而其國始亡矣而其人真奴矣何也一民族之精
神寄之於文字至文不字其民族之衰落可知也
吾國自庖犧畫卦倉頡氏始作古文嗣是而大篆而小篆
而隸書而八分書而草書而行書蓋鬱鬱乎文明日啟人
事愈繁而文字愈簡者亦正以利其用焉耳頃者歐風東
漸其無識新生或有厭薄祖國之文字而不願潛心探討
者彼誠自居何等耶夫吾亦非謂西文之不當習也但其
於吾固有之文字尚茫焉昧焉未能瞭其大意焉就令於
彼果有所得亦適於彼之用而不適我之用也夫不適於
我之用而舉世咸趨之若驚者非豫有安於為奴之心則

避無所逃

拜金之一念。汨之也。是亦惑之甚者矣。

思清如水。筆妙如環。讀之知真愛國者。未有不愛己國之文字也。

論孫蒙正之忽棄生業

立案

便有筆法

迂儒可笑

孫蒙正告胡五峯曰。歲入不贍。欲稍親生業。便慮近俗。五峯歷舉管幼安。陶靖節。顏子。孔子之事。以折之。嗚呼。儒者侈談仁義高語。道德而於生業之最切近而有用者。則極口嗤鄙之以為儒者。則古昔稱先王至尊極貴。豈下與農夫牧豎類乎。然而咿唔竟日。至無以為生。或乞憐於親鄰。理有固然。或借貸於友朋。甚則極齷齪卑鄙不堪之事。自好者恥之。

大開大闔
文氣發揚

此何等懷

抱

管子天下

才其言當

有價直

坐耗粒粟
何為者
收筆冷雋

而儒者則覬願為之。豈失其本心與。窮斯濫矣。亦豈容為。
儒者諱哉。且夫生業與學問非竟截然二事也。生業者學
問之實用也。人之處世以能成立一己之生業為始基以
能擴充一羣之生業為究竟。夫果一羣之生業皆賴我而
擴充則管子所謂倉廩寶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而
吾儒濟世安民之志願亦於是乎遂矣。而况富而後教為
力又有甚易者乎。若乃自詡清流視一切生業不啻如塵
垢糞溺之汚人而坐耗粒粟此程子所謂天地間一蠹耳。
吾甚不願國之多孫蒙正也。

破退華士使歸實踐救國良醫渡民寶筏其文亦與行